



五四运动在贵州

贵州人民出版社

7
261.1
5

87
K261.1
16

贵州史地小丛书

五四运动在贵州

熊宗仁

贵州人民出版社

责任编辑 孟筑敏
封面设计 石俊生
插图 高先贵

贵州史地小丛书
五四运动在贵州
熊宗仁

贵州人民出版社出版
(贵阳市延安中路5号)

贵州新华印刷厂印刷 贵州省新华书店发行

787×1092毫米 32开本 4.25印张 60千字

1986年6月第1版 1986年6月第1次印刷

印数1——2,030

书号11115·90 定价0.69元

内 容 提 要

本书为《贵州史地小丛书》之一。

具有伟大历史意义的五四运动爆发后，在贵州产生了一定的影响。贵阳学生首先行动起来，到处张贴标语，举行游行，大造舆论，积极开展反对日本帝国主义、反对北洋军阀的爱国运动。七月，学联贵州支会成立，开展了有组织、有领导的全省学生运动。在学生运动的推动下，全省各界群众也掀起了规模空前的反对日本侵略者、抵制日货和反对北洋军阀的爱国群众运动，并在此基础上成立了贵州各界联合会，使五四时期贵州的群众运动掀起了一个新的高潮，在贵州人民斗争史上写下了光辉的一页。

前 言

辛亥革命失败以后，中国历史进入了又一个黑暗时期。半封建半殖民地的自然经济条件和帝国主义的分裂剥削政策，造成了军阀割据混战的局面。资产阶级发动和领导的挽救革命成果、反对袁世凯复辟帝制的护国运动，在打倒了袁世凯以后，由于资产阶级自身的软弱而最终失败。掌握北京中央政府的北洋军阀和控制云、贵、川、湘、桂、粤等六省的西南军阀之间，北洋军阀各派系之间，西南军阀各派系之间又勾结又斗争，战火连年不断，血雨腥风笼罩中国大地，中国人民仍在痛苦中呻吟。

十月革命一声炮响，给中国送来了马克思列宁主义。中国人民从此找到了真正能救国救民的真理，中国革命的面貌也就从此焕然一新。五四运动就是在世界无产阶级革命影响下发生的一次反帝反封建的革命运动。它是中国人民自一八四〇年鸦片战争以来反帝反封建革命斗争的发展，为新文化运动开辟了更广阔的道路，促进了中国人民政治思想上的新觉醒。五四

运动使马克思主义同中国工人运动结合起来，为中国共产党的诞生作了思想上和干部上的准备，因而成为中国旧民主主义革命过渡到新民主主义革命的伟大转折点。

这样一个具有伟大历史意义的全国范围的革命运动，它在各地区的发展是不平衡的，各地区五四运动的广度、深度和斗争水平也不一致。五四运动时期，贵州也爆发了空前的反帝反封建的爱国民主运动，为贵州各族人民革命斗争的历史写下了光辉的一页。但是，迄今为止，人们对当时在经济文化落后、交通闭塞、封建统治根深蒂固的贵州，广大的青年学生和小资产阶级、资产阶级是在怎样的条件下响应了北京学生的爱国行动？贵州这场反帝反封建斗争的情况怎样？它具有什么样的特点？给贵州人民留下了什么样的精神财富等等一系列问题，不甚了了。而这些，对于我们从一个侧面进一步认识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伟大起点的五四运动，深入进行爱国主义传统教育，激励我们开创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新局面，是很有教益的。

在写作过程中，我查阅了五四运动前后出版的《贵州公报》、《铎报》和四川《国民公报》，参考了近年来省内公开或内部发行的书刊中的有关文章，

这里恕不一一列举，谨此致谢。

这本小册子，原打算作为献给五四运动六十五周年小小礼物。由于修改费时，拖延下来。但无论何时问世，我都以能为写出贵州历史上这不平凡的一章尽绵薄之力而感到荣光，同时，又为自己水平低、资料不全，力不从心而惴惴不安。切望能得到广大读者的指教。

作 者

目 录

前 言.....	(1)
一、万山聚宝列强掠夺	
满目疮痍人民觉醒.....	(1)
二、军阀统治黑暗腐败	
人民生活火热水深.....	(9)
三、新思潮汹涌澎湃	
旧传统垂死挣扎.....	(20)
四、北京学生树立榜样	
贵州人民奋起响应.....	(32)
五、各校学生首倡联合	
省教育会暗耍阴谋.....	(44)
六、逐说客小惩刘敬吾	
争民权大闹警察厅.....	(53)
七、学联支会风雨里诞生	
爱国运动怒涛中发展.....	(59)
八、焚烧日货严惩奸商	
同仇敌忾吓垮洋行.....	(67)

- 九、爱国养成好传统
斗争育出真人才……………(76)
- 十、遵义城燃遍怒火
湘江畔奋起群英……………(90)
- 十一、反帝潮流动全省
爱国歌声撼人心……………(101)
- 十二、学联支会一马当先
爱国活动万众齐心……………(108)
- 十三、历史教训启迪人心
光荣传统长留史册……………(115)

一、万山聚宝列强掠夺 满目疮痍人民觉醒

从一八四〇年开始，西方资本主义侵略势力用炮舰和鸦片贸易打开了中国的大门。侵略者发动了一系列对中国的战争，强迫清政府签订了很多不平等条约，攫取了政治、经济、军事和文化方面的种种特权，把独立自主的中国变成了半封建半殖民地的中国。

鸦片战争以后，外国资本主义的侵略势力就逐渐侵入贵州。它们对贵州的侵略所造成的罪恶后果，首先是鸦片烟毒泛滥。贵州原先并无种植和吸食鸦片的恶习。十九世纪五、六十年代，鸦片烟的种植方法由广西传入，到八十年代，鸦片种植已遍及全省十三府。贵州鸦片由入口转为出口。一九〇六年，全省鸦片产量达到四万八千担（每担一千两），仅次于四川、云南，居全国第三位。贵州鸦片商不仅在省内各城镇设立商号、烟馆、烟摊，而且在湖南洪江、广西百色经营转运站。仅洪江的锦盛隆号，一年经营鸦片的盈利就可达白银三十万两。辛亥革命后，北洋军阀

政府虽然一度叫嚷“禁烟”，但军阀、官僚、地主、奸商视鸦片为生财、聚宝之道，明里禁止，暗中提倡。一九一七年，贵州军阀政府搞了一个“中英会勘贵州禁烟”。鸦片禁令下达不到一年，为了筹措军饷，贵州军阀政府就明令准许民间种植鸦片，政府从中收税。从此，种植、贩运鸦片逐渐合法化，政府、军队都成了变相的鸦片贩子。农村中弃粮种烟的情况愈来愈普遍，许多地方的小季基本上以种植鸦片为主。阳春三月，极目原野，一片烟花景色。粮食作物大量减产。烟馆、烟摊争先恐后地开设起来，城乡吸食者越来越多，烟毒祸害愈演愈烈，贵州人民深受其害。

帝国主义在五四运动前对贵州的经济侵略，主要是采取商品输出和原料掠夺的方式。贵州多山，地下宝藏十分丰富。近代以来，随着各帝国主义在华势力范围的划分和经济掠夺的加强，贵州地下矿藏便成了帝国主义久已垂涎之物。英、法、日、德、意等国的魔爪，从四川、湖南、广西和云南伸向贵州，“洋货”一批一批运入。贵州的矿产、生漆、木材、桐油、五倍子、牛皮……经过汉口、昆明、广州等口岸，源源不绝地被外国资本家贩运出口，牟取厚利。如英法立新公司、华兴公司在梵净山收买生锑，每吨成本银只三十两左右，运到汉口则售价高达每吨六、七十两，

除去运脚费，每吨可赚银二十多两。因此，控制贵州矿权，倒卖矿产，便成了各帝国主义在贵州经济角逐的重要内容。一八九八年，法国瑞记洋行经理戴玛德通过贷款，勾结清朝官吏陈明远，染指青溪铁厂并兼办兴义、八寨、开阳、铜仁四处汞矿。随后，英法水银公司又从陈明远手中夺走这五处矿权。从此，我国最大的水银矿——万山汞矿就被英、法资本家所霸占。一九〇二至一九〇六年间，法国来福公司、亨利公司、大罗公司又先后控制了正安铅矿、思南和印江银矿、平远的云母矿。一九〇七年，法国人白嘎士公然以“据四川驻成都法领事请准开办”为理由，要求拥有贵州矿权。一九一一年，驻北京的意大利公使也提出要经营贵州矿务，并威胁说：如果不答应，说不定会影响两国之间的外交和睦。到辛亥革命前，通过借款、出资合办或贱价收购等手段，贵州的矿权，全落入外商之手。

辛亥革命后成立的民国政府同清政府一脉相承，都以出卖主权和仰赖外债维持统治。一九一二年入据贵州的滇军头目唐继尧，曾以贵州都督的名义向英法财团借款五百万元，以贵州的盐税、矿产、契税等作抵押，只是由于袁世凯想独揽借外债的大权，这次贷款才没有实现。为了掠夺贵州丰富的资源和加强对西南地区的控制，各帝国主义国家都想攫取在贵州修筑铁

路的特权。清末时，法国曾拟议承筑滇桂铁路的庞大计划，铁路线经由贵州等地，由于耗资过大，久议不决。一九一一年，法国重新议定新的滇桂铁路计划，由云南经兴义、册亨进入广西。由于辛亥革命爆发，清政府被推翻而成了泡影。此后，法国和英国又先后与北洋军阀政府议定修筑“沙兴铁路”（由湖北沙市经湖南至贵州兴义），“钦廉铁路”（由广东钦州经广西百色、贵州兴义、毕节至重庆）。一九一九年三月，贵州军阀政府全权代表王伯群又与以美国资本为后台的“华侨实业公司”代表赵士覲签订了借款修筑“柳渝铁路”（由广西柳州经贵州至重庆）的草约。该草约规定以贵州境内铁路沿线三十华里以内的矿产及森林作抵押，该公司有在贵州办自来水、电灯等实业及投资的优先权。后来由于军阀内部意见不统一，未能正式签约。帝国主义如此热衷于在贵州修铁路，其着眼点是在掠夺贵州的矿藏和其它资源。

在掠夺贵州资源的同时，洋货也大量向贵州倾销。清末以来，日本货主要由湖南输入；英国货主要由四川、广西输入；法国货则主要由云南输入。洋纱、洋布和各种日用百货的涌入，给贵州的手工业和商业造成巨大的经济压力。从一八九三年至一八九八年五年，由云南蒙自海关输入贵州的洋货总值就增长了十

五倍。贵州传统的土纱、土布的销路大受阻碍，大批城乡手工业者破产。据一九一五年贵州巡按使龙建章给袁世凯的呈文中统计，贵州每年流出省外购买盐、布、洋纱、洋货的钱，不下一千四五百万，而收入出口桐油、牛皮、药材、林木之款，不过二三百万。由于洋纱、洋布的冲击，曾经以纺纱织布著称的安顺和兴义一带，许多人家的布机上都积满了灰尘，靠纺织业维持生活的人家大半断绝了生计。贵州的水族、布依族都是自己纺纱织布，洋货的流入，使他们受害不浅。在荔波等水族聚居地，洋纱在纺织业中排挤了一半土纱。帝国主义国家向遵义一带输入洋纱、丝绸、标布、花布和阴丹布，垄断了遵义丝绸和布匹的市场。具有两百多年传统、畅销国内的遵义柞蚕丝织品也日益遭受排挤，每况愈下。遵义周围以养柞蚕而闻名的老蒲场、河溪坝、三岔河等地的农民，也不再养育柞蚕，遵义的柞蚕丝织业从此衰落下去，遵义府绸也失去往日声誉。洋货确给贵州人民带来了灾难性的“洋祸”。

在经济掠夺的同时，大批外国传教士在贵州各地建立教堂，发展教会势力，为帝国主义的侵略政策服务。帝国主义在刺刀下强加给中国的一系列不平等条约，给了耶稣教、天主教在我国传教的自由。传教士可以在各地租买田地、建造房屋，而保护外国传教

士的侵略活动，则成了各级地方政府的当然职责。一八四六年，罗马教廷就委派法国传教士白斯德望为贵州首任主教，筹备建立贵阳教区。接着，外国传教士象蝗虫一样扑向贵州。十九世纪末，英国中华基督教循道公会派遣牧师索仁里、柏格里等人到云南昭通，建立该会的西南教区办事处，负责昆明至贵州西部和四川泸州一带的传教活动。到二十世纪初，由于柏格里深入到威宁县石门坎建立教堂，以黔西北、滇东北及川南的苗、彝族为传教对象，西南教区办事处实际上已迁至石门坎。到一九一五年，柏格里所控制的教堂达五十余所，教徒约六万人。与此同时，一批法国传教士在盘江流域和黔桂边界建立了安龙教区。五四运动前夕，教会势力的侵略魔爪已遍布贵州全省。

外国传教士在教区内霸占田地，建房造屋，放高利贷，奴役人民。仅安龙教区的田产便达到三千石以上。册亨打言教区的天主堂，是安龙教区的首户，外国传教士每年收租谷六、七百石。他们还拥有役使佃户、霸占山林、私设法庭、吊打农民、勒索礼品等等非法特权。当地一个布依族农民违反了天主教教规，被法国传教士杜公谋罚捐黄蜡五十斤、酒和肉各一百斤，还强迫他到天主堂赔罪。在威宁、赫章一带的循道公会和内地会在创办教育、举办慈善事业的同时，

要当地苗、彝族群众以基督教教义为准，改变风俗习惯。他们挑拨汉族和少数民族的关系，把自己打扮成为少数民族的代表，宣扬“中国教友要经得骂，经得打，才是好教友”，对群众进行崇洋媚外的殖民地奴化教育。他们凭借非法特权，强占土地，引起当地土司不满。一九一四年，威宁一带八大土司武装围攻石门坎教堂。柏格里通过英国驻北京使馆，强迫袁世凯政府勒令贵州派兵镇压了土司反教会的活动。法国传教士在兴义设立了一所孤儿院，对有病的儿童，强令吞服一种粉剂，服药者一个多小时后纷纷中毒死去。从一九一三年到一九一五年的两年多时间，共害死了三百多名儿童，却没有一个地方官吏出面干涉。

外国侵略势力对贵州的掠夺和扰乱，激起了贵州各族人民强烈的不满，自发的反抗斗争层出不穷。矿山附近的工人、农民，为了反对外国资本家及其代理人，开展了长期的护矿斗争。一九〇三年在伦敦举行的英法水银公司财务会上，一个外国资本家心有余悸地讲述了他们攫取万山汞矿时，当地百姓聚集起来，要将矿内设施一概捣毁，要找出卖矿山的人算账等情况。到会者无不恐惧万分。一九〇七年，英商瞿鸿史借游历为名到梵净山勘矿，遭到当地群众的反对。瞿鸿史的护兵竟开枪射杀老百姓，激起了群众更大的义

愤，要瞿鸿史和护兵偿命。清政府害怕激成大变，不得不照会英国公使，将事态平息下去。至于贵州各族人民反教会势力、反洋教的斗争，更是此伏彼起，成为中国人民十九世纪六十至九十年代反洋教斗争的开端和重要组成部分。一八六一年发生了震动中外的青岩教案，第二年又发生了开州（今开阳）教案，一八八四年遵义又再度发生群众反教会的斗争，给帝国主义传教士以沉重的打击。但清政府腐败无能，屡屡镇压反教会的群众和处罚反教会的地方官。青岩教案后，地方官被撤职，赔款一万二千两。遵义教案时，一名百姓被处死，四人被判徒刑，共赔款七万两。一九〇〇年义和团运动时期，贵州桐梓和黔东南一带都爆发了人民群众反洋教的斗争，有的还公开打出义和团的旗号，有力地支援了义和团在北方的反帝斗争。

贵州的辛亥革命，推翻了帝国主义的走狗清王朝在贵州的统治。之后，以一九一五年反对袁世凯与日本签订二十一条和抵制日货为主要内容的反帝运动为开端，到伟大的五四运动爆发，贵州各族人民以反对日本帝国主义侵略为中心的爱国运动此伏彼起，始终没有停息。尽管统治者卖国媚外，人民群众始终与侵略者势不两立。帝国主义分子也终于得出结论：最可畏者，贵州八百万居民！